

■ 家国天下，与时偕行

向世界架桥
从宁波出发董鼎山
刘以鬯
草婴
的文学人生

董鼎山：架起中美文坛的桥梁

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圈，董鼎山这个名字是许多文学青年心中特殊的记忆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国门刚刚打开，国内能够接触到的海外文学资讯十分稀缺，一本《读书》杂志，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读物。而董鼎山开设的专栏“纽约通讯”，更是读者翘首以盼的篇章，成为一代人了解欧美文学的重要窗口。

董鼎山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，初中就读于斐迪中学，少年时代便展露过人的文思。14岁时，他在宁波《时事公报》副刊上发表《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》一文，轰动甬城；17岁起，他开始向柯灵主编的《文汇报》文艺副刊投稿。

1945年，董鼎山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，考入《申报》当实习记者，采写外交、政治新闻。1947年，他赴美求学，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，后来担任报刊编辑、纽约市立大学教授。

他原本计划两年后回国，没想到时局风云变幻，他无法获得签证，从此远离故土30年。在美国定居的早期岁月里，他用英文为《纽约时报》《洛杉矶时报》《美联社特写》《图书馆月刊》等报刊撰写书评、时论等文章。但他对故土的思念从未消散。

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，他年年递交回国签证申请，年复一年，苦苦等候。直至1978年，他终于收到获准归国的回信。重返故土，他与阔别三十载的文坛老友冯亦代、陈翰伯重逢。彼时《读书》杂志刚刚筹办，迫切需要兼具中国文化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写作者。于是，将现代欧美文学思想输入中国文化界的使命感，让董鼎山重新燃起运用母语写作的热情，1987年，他开始为《读书》杂志每月撰写一篇“纽约通讯”。

当时国内读者能够接触到的海外文学信息并不丰富，董鼎山的文章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、出版界的内容，几乎将美国作家和作品“一网打尽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只是满足于单纯的分享，更以诚实、坦率的态度，检视、剖析文学作品中的特殊社会现象与人性表现，融汇自己的所学所悟。两种文化背景的交织与浸润，使他的文字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，又有西方富于幻想的浪漫气息，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读者。

著名作家陈子善曾评价：他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扇望向海外文坛的窗户。作为当之无愧的“美国文学大使”，董鼎山不仅把西方文学介绍进来，也努力让美国读者看到真实的中国。

2000年，董鼎山获得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“终身成就奖”。这份荣誉，不仅是对他写作生涯的肯定，更是对他在中美文化交流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认可。

刘以鬯

冯姝涵 王润泽

走进宁波帮博物馆B区一层临展厅，一场跨越世纪的文明对话正在上演。由宁波博物院、浙江万里学院（宁波市海丝文化研究中心）与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联合主办的“凝视与回响——19世纪宁波外销画中的东方生活图景”特展，将百余年前的外销画重新带回它们所描绘的这片土地。这场展览不仅是一次珍贵的史料回归，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中西文明对话，也见证了宁波开放包容、兼容并蓄的城市特质。

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，向海而生的宁波，千百年来从不缺少对外交流的帆影。人员

往来、货物流通、思想碰撞，共同淬炼出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底色。

近现代以来，一批批宁波人从这里启程，远渡重洋闯荡四方。很多人熟知“宁波帮”驰骋商海的传奇，却常常忽略还有一批文人学子以笔墨代替舟楫，在中外文化之间搭建起精神的桥梁。

董鼎山、刘以鬯、草婴，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三人。他们选择的文学道路各不相同，却共同指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的一个重要命题：我们该如何读懂世界，又该怎样让中国被世界看见？

刘以鬯：守住严肃文学的那盏灯

20世纪的中国香港，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。这座城市讲求效率、崇尚实用，形成了奋斗、拼搏、勤奋、务实的城市精神和韵味独特的文化形态。这里既有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、流行音乐，也有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严肃文学。刘以鬯便是香港严肃文学的一代宗师。

刘以鬯原名刘同铎，字昌年，祖籍浙江镇海。1918年，刘以鬯出生于上海，他自幼接受西式教育，中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。1941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，奔赴重庆，与老舍、叶圣陶、丰子恺等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家相交，眼界大为开阔。

1948年，刘以鬯南下香港，担任多家报刊编辑、主编。彼时，香港通俗读物盛行，严肃文学生存空间逼仄，不少文人向市场妥协，刘以鬯却不为所动。1986年，他创办和主编《香港文学》月刊，一直担任总编辑至2000年。他的刊物不为流量妥协，也因此给了许多年轻写作者被看见的机会。西西、也斯等当时尚未成名的青年写作者，正是在这里崭露头角，日后成长为香港本土文学的中坚力量。

办刊育才之余，刘以鬯坚持严肃文学创作。长篇《酒徒》被誉为香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，《对倒》《寺内》等作品也成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。

他的文字了“醉倒”了一代代文艺青年，包括导演王家卫。王家卫导演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《2046》分别源于刘以鬯的《对倒》《酒徒》。王家卫曾在采访中坦言，让世

草婴：以译笔架起中俄文学之桥

草婴原名盛峻峰，1923年出生于宁波镇海骆驼桥盛家。他的父亲在本地医院做院长，给他的童年营造了幽静闲适的生活氛围。和义渡头的落日、姚江岸边的嫩草……都给年幼的草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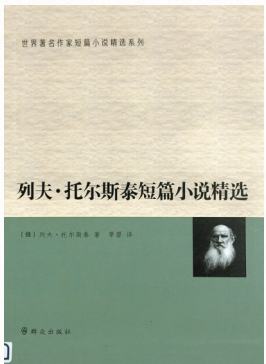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家境一直很富裕，但从小受父亲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，草婴年少时便心怀家国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在父亲的鼓励下，草婴在学校为抗日救亡运动捐献了30块银元。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《时事公报》还刊发了《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》的报道。

1937年冬，为躲避战乱，草婴全家前往上海避难。在上海，他读到了鲁迅翻译的俄罗斯文学，从此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为学好俄语，他不惜重金向流亡上海的俄侨学习，从此叩开俄罗斯文学的大门。

1942年，他开始为《苏联文艺》翻译短篇小说，正式走上翻译之路，此后他几乎把一生交给了翻译。作为我国第一位翻译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家，他翻译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《顿河故事》等作品风靡国内，打动无数读者。

而真正震撼中国译坛的，是他以一人之力，从1978年至1998年，二十年间内系统翻译了被称为“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”的列夫·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，包括3个长篇、60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，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翻译文学巨著，远非把俄文逐字转换成中文那么简单。战争的宏阔场景、人物复杂幽微的内心、俄罗斯大地特有的气



宁波帮博物馆馆藏的草婴翻译的《列夫·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精选》

参考资料：宁波博物院编
张亮主编《勇立潮头：宁波帮代表事件》

董鼎山



■ 道老古

老宁波这样庆祝丰收节

崔海波/文

《四明谈助·卷三十》里有这么一句：八月，各乡祠庙为会祀神，以龙舟竞渡，谓之报赛。直白地说，报赛就是古人的丰收答谢宴，用祭祀、龙舟竞渡等形式举行。

前段时间，我去海曙区古林镇蜃蛟村，看到村内的闻氏宗祠里挂着八扇屏风，每一扇屏风中都有一首农耕诗，其中《隔田秋稼》的最后两句是“丰登有庆叨田祖，报赛村村荐只鸡。”短短十四个字，像是一幅江南秋收盛景工笔画：无需铺张排场，不用山珍海味，一只家养土鸡就是顶配的诚意，这是农人对土地最纯粹的感恩。这首诗也足以证明，报赛在旧时宁波乡间是人人重视、年年践行的隆重仪式。

万斯同的《鄞西竹枝词》里有这么一首：“鄞俗繁华异昔年，田家何事尚依然；西郊九日迎灯社，南郭中秋斗画船。”这首竹枝词里虽没有“报赛”两字，却把乡间赛会的热闹氛围写活了，画面感拉满。农历八九月，田地里的庄稼成熟了，人们有钱有闲了，纷纷张罗起迎灯社、斗画船等活动，跟端午赛龙舟一样，水上舟楫竞渡，两岸百姓欢腾，妥妥的古代版丰收狂欢节。

《宁波市志》和《鄞县志》的风土习俗篇里，都提到了“尝新”。新谷登场后，择优质早稻米磨粉，拌以稻草灰汁，蒸成灰汁团，敬完天地祖宗，再好好犒劳辛辛苦碌的自己，这一仪式就是“尝新”。如果说龙舟竞渡、祭田祈福是报赛的仪式内核，那么做灰汁团尝新则是丰收季最治愈的舌尖味道，也是报赛民俗最接地气的延伸。灰汁团大小如鹌鹑蛋，一口一个，吃起来清凉爽滑不粘牙。我从小就参与做灰汁团，只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叫“尝新”的习俗。

粮食进仓，人们心情大好，蛰伏在身心里的文艺细胞也苏醒了，随口吟出几句顺口溜、打油诗便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比如这首无名氏创作的七言诗，用宁波话读来抑扬顿挫：“红猛日头七月半，来到宁波乡下头。金黄稻草晒桥头，家家忙做灰汁团。”

农历七月十五也被称为中元节。农民在夏收后，趁农闲举行祭田、祭祖仪式，没有精致的舞台包装，没有套路化的流程设计，全是老宁波最原汁原味的民俗仪式。“家家忙做灰汁团”的热闹场景，亦是宁波千年报赛的鲜活片段。

在《宁波节令风俗》一书里，有一张《宁波民间节日表》，每个月都有好几个节日，有些节日我之前没听说过。比如农历八月廿四的“稻生日”，它的活动内容是“祭稻神，举行稻花会”，节令食品除了灰汁团，还有米鸭蛋。米鸭蛋就是鸭蛋形状的青团，外面裹一层松花粉。

诗人张延章（1887年—1960年）在《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》里详尽记录了宁波人一年四季的传统风俗，其中第十首是这样写的：“十月田禾收欲齐，香芋芋芳嫩新鸡。讨船庙会赶初十，直放鄞江到小溪。”

软糯芋芳、鲜香肥鸡，是宁波人祭祖敬神的黄金搭档。芋芳既能当菜又能当饭，人们可烤着吃、煮着吃，变着花样吃。现在很多饭店里有一种杂粮拼盘，包括芋芳、番薯、土豆、玉米、花生等，美其名曰“五谷丰登”，将古人报赛盼丰收的美好期许，端上了现代人的餐桌。

张延章的这首竹枝词后两句写的是人们去鄞江赶庙会的场景。鄞江它山庙会源远流长，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，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庙会一年三期，分别为农历“三月初三”“六月六”和“十月十”。相比之下，“十月十”庙会规模最大，它像是压轴戏，四乡百姓、八方商贩齐聚于此，赶集看戏，热闹非凡。

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农历十月正是一年中最丰腴的时节，大家腰包富足、消费力旺盛，堪称旧时的秋日购物狂欢季，也算得上是宁波报赛的收官盛景。

去年十月初十，我陪父亲逛了这场老庙庙会。两公里长的街市商铺林立，非遗展区格外亮眼，竹编、虎头鞋、白麻筋草席等特色产品悉数亮相，老匠人现场制作，围观者啧啧称奇，新旧风情碰撞交融，让这场千年庙会越逛越有味道。

七月制团尝新，八月龙舟击水，九月祭田祈丰，十月庙会欢聚，宁波人的报赛从来不是单一的祭祀仪式，它是人与土地的深情应答，更是藏在诗词典籍、人间烟火、三餐百味里的独属于老宁波的极致浪漫。



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（沙燧杉 摄）



丰收盛景（忻之承 摄）